

他乡遇故知，人生大快事。红学家梁归智在圣·彼得堡大学任客座教授，我在涅瓦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听他在手机里跟我说：“已经坐上地铁，正往你那儿去。”心头热烘烘的。

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梁教授身影，不由再打电话，他报告：“列车停在前三站，广播让乘客都下车，等候新消息。”看

来俄罗斯的反恐工作也是非常细

密的。咖啡喝完，又点了冰激凌，以逸待劳。梁教授终于进入咖啡馆时，差不多已经是23点了。他说在地铁站里，乘客们都安静地等候通车广播，后来终于告诉大家情况排除，才又各奔目的地。他说，本来是想到后马上带我去一个地方——那是一般导游都

未必清楚，一般游客都未必想去的地方，他估计我一定感兴趣，而且那地方离他宿舍不远，他要带我去。那是什么景点呢？——普希金决斗处。

在中国文豪曹雪芹去世三十五六年后，俄罗斯诞生了其文学之父——普希金。无论在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其

我看到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普希金之所以决斗，并中枪不治身亡，一般史家论者都认为与冈察洛瓦的轻浮有关。夫妻中如果丈夫成了伟人，那么妻子要么会被夸为贤内助，要么就被说成红颜祸水。其实伟人也是复杂人性的聚合物，伟人之妻就更可能是非贤非祸或既贤既祸的

一种自在生命，不必去贴简单化的标签。

梁教授第二天就要利用暑假去外

地旅游，不能陪我看那地方了。但有了他的推荐，隔一天傍晚，我和几位年轻的朋友，终于在俄罗斯司机的协助下，在市郊一处僻静的树林里，见到了凄清的普希金决斗处。那里有一座镶嵌普希金浮雕的方尖碑，倒也不算稀奇，触目惊心的是附近有两块面对面的拙朴石碣，标明了决斗那天两位决斗者的站位，一边是普希金，一边是勾引冈察洛瓦的法国贵族丹特士。萋萋青草丛中，白夜将至中的两块碣石，望去令人心碎。

普希金为什么非去决斗？年轻的朋友大惑不解。人是一定历史阶段主流文化的俘虏。当时的上流社会，男性间的为女性决斗，是一种强势社交文化，普希金也不能摆脱其羁绊。普希金在自己的诗体长篇小说里，就写到两位主人公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一方挑战——一般是脱下一只白手套扔到地上，另一方拾起来，表示应战，然后，由双方的朋友作为证人，还带上医生，在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地点，双方各备手枪，背靠背，听到证人指令后，各迈若干步，停下来，转身，证人会问哪位后悔？在那个时代那种风俗的约束下，鲜有男子不拾挑战的手套，更鲜有男子临场退缩，一般都会坚持决斗，于是，互相瞄准，证人倒数时间，最后发出开枪指令，于是同时开枪，

编撰一本书就是珍藏一段历史，重温一叠信就是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缘于巧合，从1998年起我有幸与中国驻外大使这个特殊的群体开始比较密切的接触。也许是对我域外人情世故的好奇，也许总期盼能为文化传承做点什么，经过多年的积累，我终于完成了收藏中国驻外大使题词明信片的心愿。这些洋溢着异国风情的明信片，因为大使们充满激情的笔墨，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翻阅这数百张浓缩了大千世界精华的明信片，读着大使们的精彩题词，宛如在欣赏艺术大师的书画册页：

“库克群岛的泻湖风光诱人，湖面波澜不兴，鱼儿悠闲游荡。渔翁驾起小舟，划向湖心，捕鱼捉虾。每当红日西沉，渔翁又驾着小舟，沐着晚霞，载‘鱼’而归。”

——陈文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于库克群岛

“吉布提全国多荒山荒漠，遍布火山石，草木难长，犹如月球风光。偶尔可遇上一两棵生命力极强的骆驼刺树，一些饥不择食的山羊凭着生存本能和灵巧的攀登技术早已跃上树冠，几番光顾，形成了一幅羊上树，适者生存的奇特画面。”

——沈江宽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吉布提

“伊朗是诗的国度，人们对诗人的崇拜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葬于设拉子郊外的诗人哈菲兹，是十

## 共和国大使烟云集锦

费滨海

四世纪最伟大的抒情大师。他的诗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连占卜问卦都以其诗为帖。其陵墓已成为文学爱好者们的圣地，新婚文学青年向它献上一支玫瑰，祈求诗人祝福；年轻学子考前立墓前诵上几行诗，期望一举中元。”

——刘振堂 二〇〇四年十月于德黑兰

“这张软木明信片代表着葡萄牙文化的两个侧面：矗立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是葡萄牙航海时代的骄傲，书写着葡人对大海的永久依恋和追求；葡萄酒永远是葡人的最爱，波尔图葡萄酒和绿葡萄酒享誉世界，而葡萄牙软木是葡萄酒瓶塞的最好原料，至今仍占据着世界一半以上的市场。”

——高克祥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里斯本

“两江三分山河美，一线中断骨肉情，待到南北统一日，把酒迎风贺大同。”

——武大伟 一九九九年七月录旧作于汉城

“举世闻名金刚山，奇峰竟秀不胜览，九龙飞瀑腾云去，八潭沉雷卷巨澜。三日浦阔映红日，万物相耸摩青天，最美莫过蜃楼景，一见如醉在仙苑。”

——武东和《金刚山》二〇〇〇

○五年五月于平壤  
将这些值得珍藏和回味的大使题词手迹、邮票和明信片托付在古色古香的泾县手工宣纸和湖州的绫绢上，透出的满是浓浓的情意，它们的背后大多是一个个饱含深意乃至不为人知却精彩纷呈的故事。清河文化传播将之结集成册，希望这些故事能完整地留存于世。在网络和动漫盛行的今日，联系着昨天和未来的大使题词手迹和线装书在略显落寞的同时，毕竟保留了属于自己时代文化的信息，让人多少还有神游和遐想的空间。

中国驻利比里亚林松添大使和驻尼日尔陈公来大使分别在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一日和二〇〇五年七月七日从蒙罗维亚和尼亞美寄出的明信片上写道：“中国的发展需要了解世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中国。相信《中国大使看世界》的出版定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流。”“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使节们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同时，也在为捍卫本国利益而呕心沥血。望《中国大使看世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一书能为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与使节互助提供平台。愿《中国大使看世界》能真正为国人架起一座了解外部世界的桥梁。”以管窥豹，可见一斑，这正是我编撰此书的初衷。

《中国大使看世界》前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因生命自然法则而无可奈何地作权力更迭时，往往会上演一出出惨剧。这其间，或有个别的女人，在本来属于男性世界的权力场中“捡了个漏”，从而获得“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的机会；至于宣布“革命”，变换国号的，也不是没有。从汉初的吕雉，到晚清的叶赫那拉氏，都是这类“女主”。

汉武帝的曾祖母薄氏也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之一，所以对汉高祖的结发妻子吕雉引发的“吕氏之乱”，思考得非常深。公元前91年，70岁的汉武帝(前156—前87)因江充的诬告，以“巫蛊”之罪捕杀了38岁的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他讨厌另两个儿子燕王丹和广陵王胥，于公元前88年指定新的皇位继承人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即汉昭帝，前94—74)。但是，那时钩弋夫人十分年轻，刘弗陵只有五六岁；于是汉武帝决定钩弋夫人必须死。

(附言：4月5日本刊《北魏灵胡太后》一文，因笔者记忆有误，发生差错，谨以此文修正，并向读者致歉。)

班固《汉书·孝武钩弋赵婕妤传》对此事记载得很隐讳，只说：钩弋“从幸



苍崖夕照(中国画)

张帆春

## 普希金决斗处

刘心武

他许多地方，普希金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文化机构、学校、街道……数也数不清。我告诉梁教授，圣·彼得堡郊外普希金上过中学的皇村，莫斯科老阿尔巴特大街的普希金伉俪雕像……我都已经细赏，他就说，据他所知，普希金和妻子冈察洛娃牵手的雕像很少，

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注：杜牧，史称“杜郎俊爽”，是和历史和英雄隔世对话的大诗人。这首是他的代表作，是一首伟大的七绝。杜牧四十八岁那年秋天，赴任湖州刺史，行前游了长安乐游原。“有味”是说第二句两个所“爱”。而这种“有味”，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是在“清时”，即清平可为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又说自己要执节旌离开长安了，忽然想看望一下唐太宗的墓地昭陵。全诗心绪、字句，丰盈细腻，浑然一片，是晚唐的大诗人，内心涌动的盛唐诗情。杜牧有伟大的抱负，可惜生在了晚唐。所谓的“清时”，实质是无能为力的时代。杜牧的和开国英主相通的雄心，只能以诗的形式去守候了。有人说，杜牧是京官而“自请外放，可见不平牢愁”。这说法牵强。杜牧自请外放，是因为唐代地方官比京官薪水高。杜牧要养一大家子的人，不得不四处奔波。这是一个男人的个人宿命，不能因此说是对时代的不平。再说夕阳下山的结局，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注：唐代诗人中好谈兵的，杜牧是第一人。他注过《孙子》，用了不少曹操的旧注。可见杜牧对三国的那段历史是很有研究的。而用绝句的篇幅来论史，论得那么气象阔大，是杜牧的创造。赤壁大战，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战役。杜牧在这首诗里，说这一场伟大的战役，只是说了东风带来的可能性。说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只是说大小二乔，可能会沦落曹操的铜雀台。这就是诗了，有意无意，成立一个美丽的想象。纪晓岚说，这首诗“讥公瑾之倖成，自是僻论”。这是真把杜牧的诗当史论了。杜牧论史的诗赋影响远大。因为这后一联，《三国演义》就有了“借东风”。他二十三岁时作《阿房宫赋》，其中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说法。考古界到现在还在争议，是不是真有过那么壮丽的阿房宫。(四十)

## 藏书楼里话“几何”

纪志刚

藏书楼的历史背景，使它必定要和中国近代科学史牵上不解的因缘。15世纪是世界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紧随着探险家脚步的是天主教徒，但神秘的中国依然紧闭着大门。叩门而入的访客，却因自恃“欧洲人主义”的傲慢被逐出境。“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这是耶稣会士沙勿略临死前的哀鸣。但有一个人做到了——“文化适应”的策略使得利玛窦在中国站住了脚跟，不过帮助他逆转传教事业不是别的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带来的“西洋奇器”：自鸣钟、地球仪、星象仪、世界地图等等。“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等，凡百问题悉加讨论”。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刊刻出版，标志着中西科学生学文化真正交汇的起点。

数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

能，教习国子”。(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偏重以计算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被称为“算学”。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编纂的《原本》(Elements)，则是以定义命题为基础，以推理演绎为主旨，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公理化体系。

《原本》在西方数学史上一直被奉为圭臬，被誉为“盖世

钜典”。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又从拉丁文到欧洲各种文字。两千多年以来在西方研习者不绝如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牛顿曾说过：“从那么少的几条外来的原理，就能获得那么多的成果，这是几何学的荣耀！”爱因斯坦也认为，正是这种“逻辑体系的奇迹，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们的心智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就所必需的信心”。

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正是《原本》的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的意义如何呢？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这样说道：“《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圆方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

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后又强调：“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今年正适逢《几何原本》汉译400周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开始触探更深层次的问题：汉译《几何原本》是怎样产生的？译者如何跨越从拉丁文到古汉语的语言障碍？古汉语能否准确表达西方数学的逻辑推

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翻译底本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斗转星移，沧桑四百载。翻译底本今日何在？2006年笔者访问剑桥大学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珍本文献阅览室就曾借阅过，当然这对国内研究者来说甚难目睹，但幸运的是徐家汇藏书楼完好地保存此书的另一版本。

利玛窦来华传教前曾在耶稣会罗马学院求学，他的数学老师是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即“丁先生”)，学习的数学教材就是老师编纂的《欧几里得原本》15卷，是书初刊于1574年，后屡次再版印刷。藏书楼中收藏的就是1591年版。每次给研究生上《科学史文献学》，都要带着他们参观藏书楼。透过泛黄的纸页，此刻学生们真正感受到了历史的凝重，而繁华喧嚣的徐家汇就在窗外。

明日请看《西洋善本》。